



野菜清香

□祝绘涛

周末,天气正好,温暖的阳光驱散了深秋的寒意,照着金黄的白果树,勾勒出远山淡蓝的影子。

我兴致勃勃地对先生说:“走,挖野菜去!”先生疑惑地望着我:“这个季节有野菜?”“有啊,秋冬交替时节,阳光煦暖,好多野菜都生长起来了。”我笑着回他。

先生半信半疑与我一道驱车进山。一路上,一丛丛从红火棘、漫山遍野的野菊花,柿子树上挂着红透了的柿果,柑橘树上结满了沉甸甸黄澄澄的柑橘……秋天的田野美得像一个童话。

在一个向阳的地方,我们停了车。挎着篮子,拿着小刀,走向洒满阳光的田野。一片芥菜沐浴在秋阳下,舒展着碧绿的叶片,轻轻撩起芥菜叶,几棵嫩绿的苦苣菜正不声不响地躲在下面。何须用小刀,只轻轻一掐,几棵苦苣菜就躺在了我的掌心。触手的那一瞬间,我感到了它们的脆嫩。这苦苣菜,拂过晨风,吸过雨露,把大山的灵气化作了自身的精华。我们继续在那一片芥菜下翻找,一棵棵苦苣菜渐次露出纤秀身影,也一一纳入手中的篮里。在没有芥菜庇护的田地,我们也发现了苦苣菜,这些无所依傍的苦苣菜,紧紧贴着地面生长,仿佛在聆听大地母亲的心跳。长满锯齿的修长叶片,向四周发散出去,就像绣在大地上的花朵。这时用手掐就不行了,用小刀轻轻一剜,“花朵”便离开大地的怀抱,落入小篮之中。不一会儿工夫,我们就收获了一半篮苦苣菜。

离开时,惊喜地发现不远处居然还长着一片荠菜。记得初中时学过一篇课文,那是张洁写的《挖荠菜》,我也第一次知道了叫荠菜的这种野菜。这显然不是荠菜生长最旺的季节,那片荠菜还不够肥美,形体比苦苣菜小多了,但也有几株性子急的,匆匆开出星星点点的小白花。我们一阵忙活,大捧荠菜装入篮子。

那天是个丰收的日子,我们在坡上还采到了野油菜、紫花地丁。阳光暖暖地照着大地,我们放下了疲劳、烦恼和牵挂,野菜的清香、泥土的气息、山风的清爽,化作了季节交替的诗意之美。

那天回家,我做了荠菜饺子、紫花地丁炒蛋、凉拌苦苣菜和野油菜,享受了一顿别有风味的野菜宴。先生吃后赞不绝口,好奇地问:“你怎么认识这些野菜呢?”我微微一笑:“一半是母亲教给我的生存技巧,一半是来自书中的智慧。”是啊,在那过去的岁月,当蔬菜不足时,母亲总带我们走向田野,侧耳根、蒲公英、野山七、柴胡叶、桑树芽……清贫的日子,坚韧的母亲把野菜变成盘中佳肴,变成旧木桌上的欢声笑语。后来,我就喜欢上了野菜,总希望自己能像母亲一样,让平凡的日子增添温润的细节,在单调的生活中注入新奇与盼望,让儿时野菜的清香,沉淀为生命中不会忘却的美好!

(作者系重庆市巴南区作协副主席)

乡村弹花匠

□王小平

“嘭……嘭……嘭……嘭……”三短一长,从前的乡村晨雾里,只要这声音飘过来,老人就会拍着孩子的肩膀,说:“弹花匠来了,该弹新棉絮了。”

弹花匠,老一辈人喊“弹匠”。这门手艺,元代王祜在《农书·农器·纺絮门》中记载过:“以竹为弓,长可四尺,牵弦以弹棉。”算到今天,700多年的时光里,它硬是暖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被窝。在民间“九佬十八匠”的行当里,弹花匠也占着实实在在的位置,靠的就是手上那点“将棉变云”的真功夫。

秋风乍起时,风里带着凉,弹花匠就背着行头走村串巷了。他的家当不多,却一样都少不得:楠竹做的绷弓要选老料,韧劲要能经得住千锤百敲;绷锤要蒙上三层厚布,敲弦时才不会绷断那根细弦;荆竹编成的“连子”(方言称谓)要编得密,不然压棉时要漏绒;还有那块沉甸甸的木云盘,底面磨得光滑,是最后“定型”的关键。

20世纪80年代前,无论城乡,老百姓对弹花匠的需求极大。新棉收下后,家里若有待嫁女儿,必早早请来弹花匠——嫁妆里非得备上几床新弹的棉被不可。陪嫁棉絮的数量,从六床到十二床不等。条件好的,制十二床,取“月月暖”的意思;条件差一点的,至少也要制六床,取“六六大顺”之意。好事成双,是中国人数千年未变的吉庆讲究。

弹匠上门,不用特意去找桌子,卸下两扇门板,用长凳支起,便是工作台。把雪白的棉花铺上去,弹匠师傅先在腰间系一根三四指宽的皮带,将楠竹背弓固定好,再把背弓上部连着的那根绳索从肩头斜拉过来。

触摸生活的颗粒

□谢子清

周末陪女儿上培训班,无意间看到补习机构公示栏张贴着10多份问卷调查表,主题是关于母亲的,设了4个问题,简单而直接,一个答案好似一扇窗。我想知道孩子们如何作答,于是好奇地细读起来。

第一个问题:妈妈最爱的食物?

一个走心的孩子一口气写下了豆芽、肥肠、土豆、青菜、苦瓜,若有空间,或许他还会列出更多。估计这位妈妈胃口好、不挑食,耳濡目染下,让孩子面对“最爱”的提问时脑海中奔涌出无数青青绿绿的食物。

答案难免“如有雷同、纯属巧合”,很多孩子同时写下了火锅和榴莲,看来地域和文化真的会驯服口味、刷新胃口。其中最富有暖意的是“外公做的巴沙鱼”,短短的文字画面感十足,让人轻易浮想起城市一隅、暖灯一盏,一盘色香味俱佳的美食发出无声的招呼,一家人渐次围上饭桌,日子的流水声滴滴答答。

第二个问题:妈妈的兴趣爱好。

答案透视着生活、呈现出百态,排在前面的依次是玩手机、打麻将、看电视,难怪遍地都是“低头族”,难怪麻将机的洗牌声把日子的缝隙塞得密密实实的。填“做运动”“打羽毛球”的有两位,还是那位“巴沙鱼”同学,回答得高端大气上档次——国画与书法。

第三个问题:妈妈的愿望。

“买一个大房子”,实用!“让我成为一个很棒的人”,哲理!“希望我快乐长

一切准备妥当,弹匠师傅左手持弓柄,右手握绷锤,有节奏地敲击弓弦。弦振棉起,絮花飞扬,原本结团的棉花渐渐蓬松、柔软如云。

那一双看似寻常的手,仿佛拥有魔力,仅凭一锤一弦,竟能将散乱的棉花整理成一床方方正正的棉絮。之后用荆竹“连子”稍加压实,两面牵上网线,再以红线勾出花格,拼出“囍”字、鸳鸯等吉祥图案。最后一道工序,是站在云盘上把它压紧压实。

最让孩子们围着看的,就是弹匠师傅踩云盘“扭秧歌”的场面——他凭腿部发力带动全身,双手自然摆动,云盘随之东西南北来回移动。这一步最考验真功夫,棉被压得实不实、耐不耐用,全看这一场“舞”跳得好不好。

弹棉花不仅是力气活,也是脏活。棉絮飞扬时,弹匠师傅很快全身雪白,连眉发都染成了银丝,活像一位圣诞老人,灰尘也随之钻入口鼻。旧棉重弹,灰尘更重,因此很多老师傅都落下了硅肺的病根。

后来,腈纶被、九孔被等新式被褥兴起,弹匠的市场日渐萎缩。但仍有许多人偏爱棉被的踏实与温暖,那是化纤无法替代的体贴。

如今,弹花机已遍布城乡,响彻街巷的,再不是那舒缓如歌的“嘭嘭”声,而是千篇一律的机器轰鸣。走村串户的弹花匠,渐渐消失于岁月之中。

那个曾经温暖我们无数个冬夜的职业,如今,大概也只能在梦里重逢了——梦里还是雪白的棉絮飞,还有老师傅踩着云盘,“扭”着慢悠悠的秧歌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)



能懂的诗

姐姐

□三川

姐姐,你看月光皎洁
午夜都在颤抖着书写,萤火虫
躲在阴影下。梨花白的微光
如潮汐的浪,一朵回应另一朵

姐姐,皎月如何纯洁?月亮
比想象的颜色更多,你要有耐心
一夜一夜地品读

伏在书桌上,还要什么借来的光
萤火虫将梦偷来,摇曳在桌旁

姐姐,久等的小狗。见你
如朝圣般虔诚

姐姐,音乐的吻痕起伏跌宕
太阳开始回潮。绿萝藤蔓
缠住堕落的信仰。

姐姐,去约会吧。光脚危险
把春草踩得窸窣作响
虚掩的门缝是渴望的信号
请给道袍披上霞光

(作者系重庆市城口县作协会员)

这岁月的谜团

□胡伯用

这岁月的谜团
江畔,芦苇瑟瑟打着寒颤
好像被岁月揉皱的诗笺

几位老者,缩着脖颈
用脚步丈量饭后的闲散
喃喃低语,如风中
枯叶盘旋,这寒冷
怎就来得这般突然

三峡之巅,风雪织着
梦幻,立冬的门槛
还未跨完,小雪大雪
还在远方潜伏,库区第一场雪
怎就这般莽撞地闯关

环湖绿道,壮汉牵着老汉踉踉跄跄
那木然的神情似霜打的叶片
壮汉是保姆,老汉曾是
杏林骨干,刚撑到退休的码头
怎就被痴呆的巨浪掀翻

风中,芦苇摇头晃脑
仿佛在思索这岁月的谜团
(作者系重庆市云阳县作协原副主席)

影子

□吴定伦

风雨和黑暗不曾压弯我的脊梁
风不止
雨未歇
每一座山都败在脚下

直到追到阳光
我迷蒙的双眼才被擦亮
看到自己的影子
终于明白
只有阳光可以将高傲的人按倒
也只有和大地在同一个平面
才能听到自己平静的心跳
(作者系重庆市石柱县作协会员)

